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S HONGKONG UNIVERSITY  
YAMAMOTO  
NOV 21 1958

農政全書卷之一 二午改

哈佛大學藏  
圖書館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定上高徐光祿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謚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穀城方晉貢同鑒

農本

經史典故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  
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白虎通云古之  
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用天之時分地之利制

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畧同。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象應乎上。農星其殆始於此也。后稷名曰棄。棄爲兒時。以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嘗聞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爲耨。而耕皆人力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用犁。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也。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十八宿丑位。其來著矣。謂牛生於丑。宜以是月至祭牛宿。及令各加蔬豆。養牛以備春耕。

漢食貨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

藝文志農九家百四十一篇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去扈先生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食也爲

之者疾用之者舒此言貨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禮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

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春則耕種夏則芸苗秋則穫刈冬則入廩分地之

利分別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謹身節用身恭謹則遠恥辱以用節省則免饑寒以

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還廬

樹桑菜茹有畦瓜匏果蓏殖於疆場鷄豚狗豕毋失

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

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

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

半為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凡四十五日。習俗也。

管子民無所游。食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

粟多則國富。玄扈先生曰。有所游。食必不農。今世是也。

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水

食足而知榮辱。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稼。而鹵莽種之。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

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

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

勤謹。則晦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不勤則損

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

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

澆稼。汜扶嚴反。水名。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本姓。几氏避地於汜水。因改焉。

史記太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疋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比

為千足羊澤中千足蔬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

曰魚以斤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兩為計也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

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卮茜

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蒟音債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名紅藍其花染緇赤黃也

畝駟案韋昭曰畦猶壟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

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人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

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

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豚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經黃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戶，四境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

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諸家雜論上

管子曰：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旣菴與杜松，其草

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赤墟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

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

白而甘，其民壽，黃堂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廡墻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草宜黍稷與

茅，其木宜樵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

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萑藿，其木宜杞，見是土地，命之



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  
 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荦菹、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一作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  
 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  
 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  
 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  
 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墳延者六施、  
 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  
 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柱  
 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  
 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  
 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  
 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  
 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

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陞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  
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  
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  
其木乃櫛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  
草魚腸與蕒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  
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蕃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  
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蕪其木乃品榆鑿之三

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  
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欒欒下於莧莧下於蒲蒲  
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蕭蕭  
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  
有所歸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羣土之長是爲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黑或  
黃或白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朒剛而不斲不  
濇車輪不汗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

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隴，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櫟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黽、楛、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蘘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之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忒、剽、不白、不黑、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虺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櫛，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又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翟，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蘘蕪、橐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

有疥騷終無疇醒五沃之上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五位之扶不壟不灰青忒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鼃櫛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姜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臬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休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櫛葛耨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不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蕙土蕙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太水腸細水腸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一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蔭忍葉如萑葉以長孤茸  
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  
五恣五恣之狀廩焉如墜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  
種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曰五纏五纏之狀強力剛  
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種其粟大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土之次曰五墜五墜之  
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墜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  
狀華然如芬以脹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蕘細蕘白莖青秀以蔓蓄  
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  
塌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  
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  
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  
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  
 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  
 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  
 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蔽五蔽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  
 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蔽土之次曰五。息五息之狀堅而不脆，其種陵稻黑  
 鶩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息土之次  
 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  
 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  
 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  
 也。故粟十鍾而鎬金，程諸侯出東之國也。故粟五釜  
 而鎬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  
 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  
 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  
 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

呂覽曰：玄扈先生曰：古農家之書甚多，于今罕傳。呂  
 相所集諸篇，概有所本，亦可觀見一二矣。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八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耨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我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矩而芳，奪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糝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糝，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歿。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木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墜。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

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  
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  
實得時之麥稠長而莖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  
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  
者不蛔蛆先時者暑雨未至朋動蛔蛆而多疾其次  
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  
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  
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  
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  
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彊殞氣不入  
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審時

篇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  
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土乎子能使保涇安地而  
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  
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  
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



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耨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耑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管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

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矣凡草生藏日中出穉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鄙之民既鄙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陸禾不爲陸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

失功任地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鋤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耨小畝。爲青魚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而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

見風則偃。高培則拔。寒則彫。熟則修。一時而五六成。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歿。虛稼先歿。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稼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

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爲洽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歿。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糝。瘠而專居則多歿。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歿。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

使農事得

辨土篇

亢倉子曰。人捨本事末則不一。今不一。今則不可守。不可戰。人捨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

農政全書 卷之一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凡遠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受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

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斂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遇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

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  
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  
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  
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  
咸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千古要論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  
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  
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  
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歿。是

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  
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  
扶疎則多糝。瘠而專居則多歿。不知耨者。去其兄而  
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下不安。則稼多歿。得  
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  
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糝。而青蒿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  
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  
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蓄歿。得時之麻。疏節而色

陽堅臬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蘗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疾人無病疾是疫癘不行疫

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

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農道篇

戴埴論曰玄扈先生曰書不刊無適詩不刪幽風夫子告須之辭亦猶孟子不欲並耕之意耳

樊遲學稼學圃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

子所謂不如老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

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

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靡芑各有土地之宜

方苞種褒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

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歆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

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直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章義稼容足耨容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跡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兒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燒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糝燒而專居則多灰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畧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四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賈思勰齊民要術敘曰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  
 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田萬  
 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  
 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墮  
 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飢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  
 可以避飢故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  
 強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  
 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愛

命之衣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為治水以身解於  
 陽野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  
 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  
 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  
 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為之時而我  
 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  
 田終之簞簞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為而尚乎  
 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



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袒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袒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况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牲，乃畜牛。

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墾，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耨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耨犁，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泉頭貯衣，民情窳少，蠶履足多，割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今江南知

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絰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惓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閒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

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頓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

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瘠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施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筓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况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

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此種殖之不可已也。

玄扈先生曰。余勸人種樹。或曰不能待。何法而可。余曰。不能待

速種。爲可。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旣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

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  
爲災。一穀不登。齒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  
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旣飽而後  
輕食。旣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  
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  
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  
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  
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  
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

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拓經傳。爰及歌謠。詢  
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  
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其有五穀果蔬。非中國所植  
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  
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  
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僞。  
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  
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齊民要術云。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

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

蔬食。菜食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

死無轉屍，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四海雲至

也。之月，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燕降陰降，百泉則

修橋梁。陰降百泉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一月昏張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

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昏中六月虛中，即種宿麥。虛昏中九月昂

星中，則收歛蓄積，伐薪木。昂星西方白虎之宿所以

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樹穀，水泮而求獲，欲得

食則難矣。又曰：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言不奪民之農要時勿奪時之本，

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止貪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其所受於天之所性也。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

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

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收斂曰穡。稼欲熟，穡欲

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田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

樹，用妨五穀。桓公問於管子曰：饑寒室屋漏而不治，

垣墻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令左右沐塗樹之枝，其年民被布帛，治岸築垣，公問此何故？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以其不稍也。衆鳥居其上，下壯者挾左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去。今吾沐塗樹之枝，日方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產，下壯歸而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所恐為風雨所損也。還廬樹

桑菜茹有畦，還繞也。瓜瓠果蔬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

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攜，冬民既入，婦

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得夜半為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

凡四十五日也。農本 平露堂

而合習俗。師古曰省費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董仲舒曰春

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

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

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此為代田歲易畝非歲易畝也代田與區田同意

古法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工以附苗根

故其詩曰或芸或茅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耔附根也

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能讀曰耐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

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便巧之為刊如此曷不便巧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

善者倍之。善者之為利如此曷不善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

功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

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君臣之用心于民如

此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趨及也澤雨故

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犁。能者之虛心如此不虛不能不能不虛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

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守離宮卒間

農政全書 卷之一 農本 三 平露堂



而無事因令墾地為田也此時未有刑家者課得穀

言幸不受其排擯生于郭璞之後者難矣

皆多其勞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豈有無賞

而能成所欲成者乎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謂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

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農政全書卷之二

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保謚文定上海徐光啓纂輯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陽張國維鑒定

直隸松江府知府穀城方岳貢同鑒

農本

諸家雜論下

閻閔序王禎農桑通訣曰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安

州邵公得元王禎氏農書顧右布政使長興顧公謂

茲實大關民事而政之首也當轉寫善本即布政使

司刻之。以廣流布。示吾民勤衣食之原。而期享樂利之休。盛心也。刻半。左布政使固始李公至。乃趣完刻。余爲言以著公意。言曰。天之生也。與以所長。則限之以短。其于人也。賦性獨靈。而制生養之材。甚艱。人之欲生也。固不待聖人有作。孰不求所以自活。而聖人者。亦人之欲生者也。惟聖能前民用今無論義農。軒堯以來。想巢燧之初。觀時造始。實求自永其生。而天遂命之人。遂宗之。君臣道興。衣食之原。漸以開矣。是故耕穫。鉏報。陰陽蚤莫之節。宜順也。高下。遘隰。燥濕寒燠之氣。宜候

也。洩制生化。土木金石之物。宜悉也。糞灌培蒔。剛柔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役。宜力也。采摘修捋。生熟急緩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糶攤曬。風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礱碓磑。精麤麤簸之計。宜準也。倉窖轉般。鼠雀滲漏之虞。宜察也。積散出內。盈縮低翔之數。宜筭也。是故農事修。則食用贏。衣用裕。器用精。財用饒。而生養遂矣。是故天子則君人。養人者也。士以上。皆裨君長民者也。君不知稼穡。

逞欲殄物。民因以極。民火動而元命搖。醫論且然。况君以民爲命者乎。故君知稼穡則知懼。長民而教民。事衣食。縣官不宣心力。猶傭者懈。主人將轉雇。君子當廉勤自樹。恐以穀恥乎。故仕知民事則知媿。是故聖人之重衣食也。王公躬藉以先耕。后夫人親蠶。以先織。卿大夫士以及內子胥與事焉。而治本重矣。故曰民事不可緩也。今簡王氏書首以通訣。繼以器譜。而終以諸種。民事通諸上下者。蓋備矣。是故得嘉種而缺利器。則難播與失種同。制利器而昧要訣。則逆

時與無器同。故得其訣。器可假而使也。利諸器。種可糴而下也。度要訣以達冲和之化。儲利器以運制用之機。富嘉種以取十千之報。比屋上農矣。吾又恐浮食未作。未緣南畝。藝將孰載。方農之殷。使輒不時。則功孰與成。今民不但六也。盡歸而農。誠未即得。蓋若寬見農而不妨其務。俾自趨利而樂生乎。是故解內之遠重也。點集之煩數也。迎候之紛沓也。力役之勤悴也。守戍之隔離也。讞報之留滯也。六者于古已然。而害農一也。嗚呼。是書據六經。該羣史。旁兼諸子。百

家以及殊方異俗咸著亦用心矣。從政者無害農，皆以此利農者訓農，則王氏撰述之初意，邵公刊布之盛心，當惠徧吾人，豈有窮乎？雖然，以今昏旦之中，考農祥則失度，西涼白麥之熟，較南夏則違時，故雪而迅霆，桃源之夫呼凍雷，父椎牛骨而子漸之谿，峒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或羸馬驢耕，或鴨羣鉏稻，稻一熟也，或三熟，蕎秋種也，或春種，是以有老媪插秧，有少婦列肆，有以蕨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菹，南河之南，有車鐵輪，野馬之川，牛服鞍，甌越之徼，塗篋釜，或隔年見如樹，或二月食櫻桃，蠶家于舟，苗獨藏穗，關隴之野，尚營窟而土處，則九域民事物候，固多端而難律也。中土耕一犁三牛，水田水牛，故一犁一牛，一牛三犁，穰犁也，而載之墾耕篇，則誤矣。王氏又謂餘甘獨泉產也，往泛昆明，則食之，是猶賈駟要術附槃多摩厨，徒示博耳，故擊壤食葵，今俗所少，葛籠牧笛，取具事目，聞之農老，曰必毋倉生，烝下種，則一年可構之日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渴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麋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真知農哉。邵公名錫，李公名紉，顧公名應，  
神皆以進士顯。余往給事中，邵公則都給事中云。  
王盤農桑輯要序曰：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  
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  
專以勸課農桑爲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  
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  
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  
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  
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撫其要切，纂成一書，  
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爲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  
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幽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  
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  
書見論說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畊婦蠶，五雞  
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  
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  
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  
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二書之  
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

于永清序。鄜廷瑞便民圖纂曰：昔漢太子家令晁錯  
紆籌計邊事，募民徙塞實廣虛，以威匈奴。先爲居室  
置田具器，相其陰陽之和，流泉之味，土地之宜，草木  
之饒，使民樂其業，有長居心，無他使之也。上谷雲中  
壤接三輔，宸漢控胡，巍然西北重鎮。於今稱絕塞焉。  
虜款以來，烽燧無警者二十餘年矣。完固阜殷，宜益  
倍曩昔。乃閑陌耗敝，罄懸杼倚，蒲羸襍襖，不給於南  
畝。而庾脯韋覆，告匱於北山。關以北石田，敞土蕪穢，  
污萊無耕。桑林澤之業，一切機利，悉倒制於借壤。鴈

民白登以西，計文調滿，彛名規役租積，述且萬計。人  
伍執爰之夫，雕劫脫巾，單產彛民，飴董荼，練緼不銖  
於體。乃裔徼習，些窳猥云，輸財効力，疆腹殊其。藉令  
方內有數千里水旱之災，大庾之金，不輦於塞。林林  
寄生之衆，將安所哺啜，樓襖慰啼號哉。汜勝齊民之  
術，顧安可置弗講也。鄜廷瑞便民圖纂凡三卷，分類  
凡一十有一列條，凡八百六十有六。自樹藝古法以  
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蒨牧之宜，微瑣製造之  
事，摛撫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爲本，是故繪圖篇首。

而附纂其後歌咏嗟嘆以勸勉服習其艱難一切日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咨諏所稱便民者非耶雖然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長民者衣食縣官受若值而斃民事不幾以穀恥乎其務宣厥心力以惠綏拊循若人期會必審毋奪時徵發有度毋盡力約束有章毋煩令故曰表地掩畝刺草殖穀農夫庶衆之事也利濟百姓使民不偷將率之事也農夫庶衆之事圖纂旣纒纒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勗諸

王禎農桑通訣孝弟力田篇曰孝弟力田古人曷爲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者田有井黨有序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旣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

蕤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即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莫加焉、而耕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即漢孝悌之科是已。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加意於養身之本、又如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疏有禮、末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瘖聾跛躄、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况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尚以



爲言帝感其說乃開籍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遣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末作之民尚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未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農人受飢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至去隴畝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

王禎農桑通訣地利篇曰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昨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閑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徃徃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

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  
 舜分爲十有二州、尋復爲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藝、  
 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  
 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  
 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  
 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  
 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爲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  
 厥田爲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埴塿、厥  
 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  
 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  
 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  
 於冀交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  
 擬、率人爲惰者、必此言也。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

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今按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  
 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

亥大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  
奎婁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  
觜雋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

曰陽天其星張翼軫角亢氏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

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底一度東

平入氏七度房心宋豫州賴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

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心四度箕尾燕幽州上谷入

尾一度漁陽入尾二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

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

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

涼入箕十度斗牽牛須女吳城揚州九江入斗十一度

廬江入斗十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

稽入斗十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

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

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蓄州入危十四度營室

東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室八度隴西入

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  
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  
瑯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棗  
入胃一度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  
度恒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八度清  
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  
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觜參魏益  
州廣漢入觜一度越雋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  
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  
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  
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  
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  
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

星二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其土產名物各有

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外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

二上之名物

十二分野之上各有所宜下其名謂白壤黑墳之類辨其物謂所生之物以

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

遂以教民春耕秋穡

然稼穡樹藝只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

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為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

用羊墳壤用糜渴澤用鹿鹹瀉用貍勃壤用狐埴墟

用豕強槩

堅也

用蕘輕熨

脆也

用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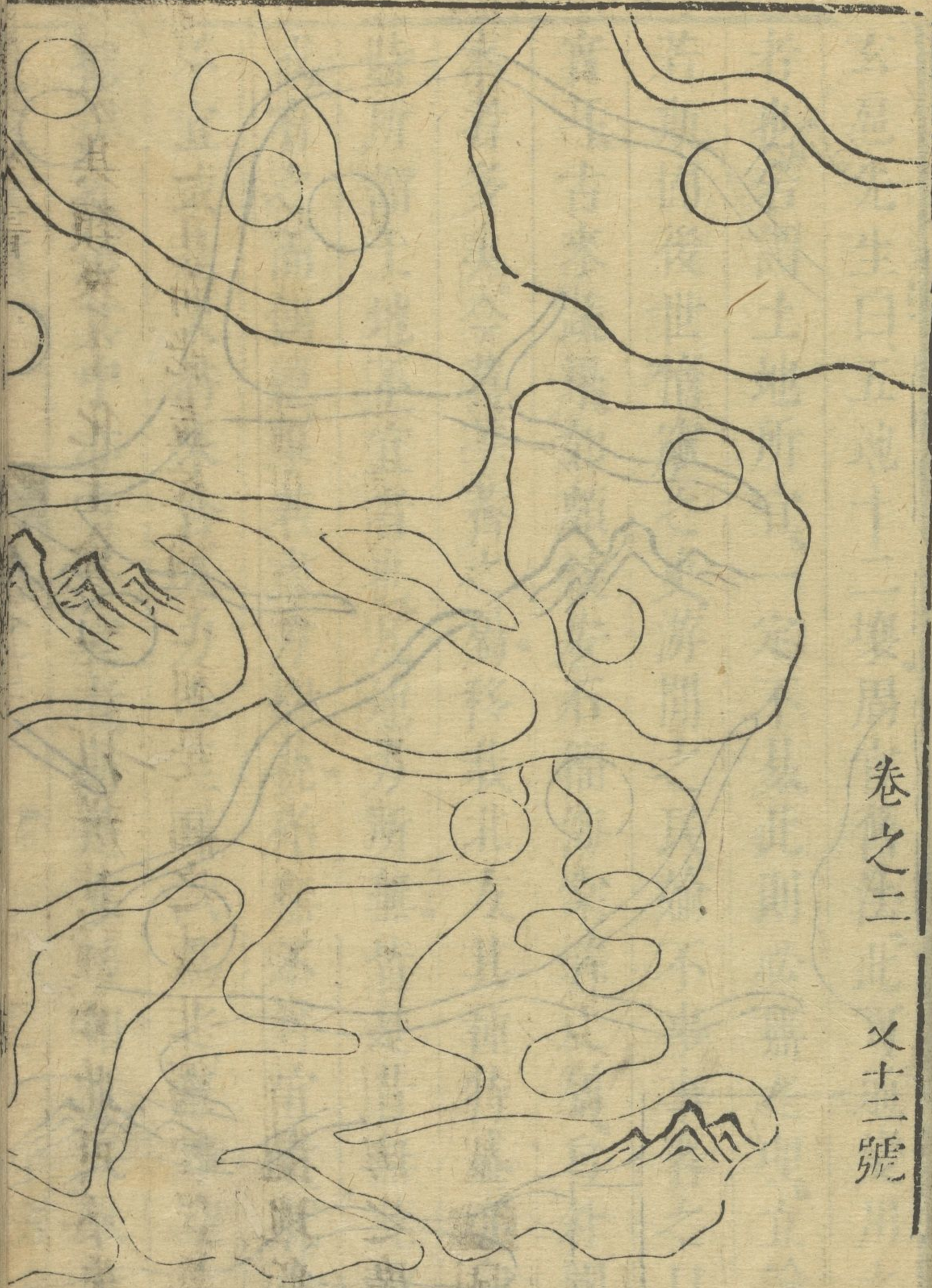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

此謂

占地形色為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洩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

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  
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爲  
爲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所  
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遙四海之廣  
舉在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  
家教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卷之二 又十二號



玄扈先生曰、五地十二壤、周官舊法、此可通變用之者也。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後世惰窳之吏、游閒之民、媮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來蔬果、如頗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薑、芋、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凡地方所無、皆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絕、果若盡力樹藝、殆無不可宜者。就今不宜、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耳。試爲之、無事空言抵捍也。第其中亦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



絕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故此書載二十八宿周天經度甚無謂。吾意欲載南北緯度如云某地北極出地若干度。今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興樹藝庶為得之。

馬一龍農說曰農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

其力

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於農神農

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莘野猶振其風蓋斯民之生以食為天而人無穀氣七日則歿者其天絕也天之生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於地人得為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游食之民

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供無厭之欲而欲天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奪其時仰事頽育皆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嘗不治嗚呼君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以力為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倦倦焉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

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

矣知不踰力者雖勞無功

此總言用力體要時言天時土言地脉所宜主稼穡

力之所施視以為用不可棄若欲棄之而不可也不可為亦然合天時地脉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此以下詳說

用不可棄。避不可為之事。上云時者，主陰陽之候而  
 言。陽主發生，陰主歛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故冬至  
 之後，一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於上，  
 所以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衍布獲，而  
 不窮。畜之盛大，致然。是以桃李冬花，無冰不殺。草春  
 秋紀之，以病愆陽。農家者有云：冬耕宜早，春耕宜遲。  
 云：早，其在冬至之前；遲，其在春分之後。冬至前者，  
 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  
 其意皆在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  
 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踏其踵，一則方啓  
 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牯，未壯盛而先亢者乎？亢則害  
 牯則亡，傷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乎？畜陽之意，不止  
 於冬。凡日為陽，雨為陰，和暢為陽，沍結為陰，展伸為  
 陽，歛屈為陰，動為陽，靜為陰，淺為陽，深為陰，晝為陽，  
 夜為陰，繁殖之道，惟欲陽含土中，運而不息，陰乘其  
 外，謹密而不出，若陽洩於外，而陰入其中，生機轉為  
 殺機矣。

**凝陰在土，其氣固嗇。**  
歲久不耕之地，純陰固結，非假太陽之力，追攝何以

得。散又冬春二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園植之  
 上，未嘗生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煨之地，  
 藏冰不融者，絕其地脈，而中無陽氣來至也。竊窺神  
 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  
 也。生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玄扈先生曰：火煨藏  
 冰，別有理。今藏熱炭之甕，暑月可藏冰，豈亦絕地脈  
 耶？

**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歛者，**

**陰自下起，歛其外之散，齊以入於內。諸陽皆生者，**  
此蓋

言二氣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  
 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為臨，正月為泰，  
 二月為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  
 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  
 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為  
 遯，七月為否，八月為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  
 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  
 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



者神化合辟之妙歟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  
 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為始終者也大抵二  
 氣陰陽之至當主日月為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  
 之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  
 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  
 陰陽消長係於是矣  
 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沃陰下

而不濟亦難以形堅捐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沃而形

常不足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易曰九龍有悔又曰  
 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沃由於不抑陰之形脆者  
 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  
 勃然興之矣其後徒有美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  
 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沃者耳其法何以斷其浮根  
 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燥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  
 總積俱成農功已畢或土力既衰潤滋不繼淫濁未  
 去清氣有傷此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枯餘粉  
 病也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

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生則化或則

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  
 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  
 其緒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  
 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為其根求其所以然  
 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自相形機緘  
 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夫  
 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為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  
 天為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  
 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  
 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充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蔽蔽  
 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  
 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故聖人推

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陰陽列於四時早

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月離  
 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

餘日而月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月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冬至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

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長夏至一陰生主殺

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夫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

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

**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

肥饒為膏砂瘦為瘠高者為原下者為隰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啓土九寸為深三寸為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廢則不美

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脈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脈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為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啓原宜深啓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塊然附贅之區也

**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

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所獲倍也患言水

曠蟲傷之類溝堰陂洫桔槔蓑笠潤燥以時濟及後藥製造為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鋤耘塗盪也以物力者泥糞灰概稿卉也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由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兼收所生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勢也

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今其根深入土中法在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土皮俾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充而過洩者水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粟矣

奪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謂亢如既獲之後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為

之間盡為枯體陰不外周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也奪其過洩之陽籍其潤澤之液包

含融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為陰氣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併為用不惟不為害而反為利焉

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智不先人處崇高而憂歛履盛滿而戒不待以水奪之而自然不至於亢也

而固結者火攻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為其膚理陰沍久而不開生意寒而不達氣之固結矣

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其故結之陰假其焚燎之力

疏道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二生火火為陽氣之微遇水俱變變則轉易矣氣以為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久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固結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

留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蒸所至竝鍾五賊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為甚者言徑寸他日禾根適當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亦必

以漸消盡而至於濯濯然今俗云縮科是已故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畊之上則土無不毛之病

五賊食禾之蟲也熱氣積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蝨烈

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注節榦或當晝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蟬朝露浥日濛

雨日中點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蟬熱踵根下濕行於稿爽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蟬歲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暘而風氣不行遂生蟬五賊不

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遍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不無害。不過一過易去者。雖久浸不見。日中雨露。或以長牽。或以疎齒披拂。勿以凝着。則蟲不生。近者田家治蟲之法。多以石灰桐油布於葉上。亦可殺也。知天之時。識地之宜。味其苞命。亦無以善其後。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祖氣主穀子之在。枯者言也。母胎主穀子之脫。枯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為種。母胞有虧矣。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則不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脫。故收種者。當於冬至之後。熱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疎草。障蔽鳥

雀。壅以禽灰。滋潤燥枯。至清明時。沃之。使芽除草。獲糞。頻助其長。此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種。縣之風簷。季春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地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書沉。夜眼。禽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病。拔。不。可。去。長。芽。嫩。脆。拋。徹。下。田。跌。蹶。抗。損。種。種。不。免。迷。而。不。悟。不。知。何。見。耳。

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

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上言大時。土性。人久種穀

備矣。此下言治禾也。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別上。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體。雖存。髓不洗。則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而盛。盛而不衰也。得乎故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力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而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與剝。養者得不達。順則豐。覆逆乃穉。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得之差異耳。

密過為儔。尺寸如范。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摺泥。然後以二指嵌苗。置其中。則

苗根順而不逆。縱橫之列。整則易於耘。盪疎密各因其地之肥瘠為儔。疎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密則數

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疏者矣。○地肥更不宜密。農書曰。瘠田欲稠。但害生於狼莠。

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熟若先務於決去。故

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農其農何。

狼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蔓草之延生也。恣益甚也。蔓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求必得

之。亦古語。此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意。上農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也。上農者

智力兼至。知芟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蔓於根芽未萌之時。更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不

使其言及於苗。所養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萌而

治之。其功大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蔓而不

可圖。為農也。何以謂之農哉。歎而夫雜草之法。數與

哀之之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也。

草齊。南粳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

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雜治也。惡

者不可勝數。而其為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者難

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辨之。不早。埃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結而

輔翼者。勢盛於苗矣。雖其上農亦無如之何。

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而

-5 160 45 930" data-label="Text">

耜。又其次編木而齒。曲木末而鑿。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撥。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直木而鋏。堅也。攻

之無遺類矣。

草之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

耕者有大畦小畦開挑罨輪大抵勤與惰之殊也

多遠過之說已見於前其把耨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

之塊臃泥凸則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壩

之簡禾之豐瘠頓異且又鈔在旋抄旋耙旋耨旋時

則燥濕和均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也多

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耨盪耨盪雖以去草實以面

蓋田之浮泥易行橫根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

本入土不深橫根布於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

葉雖繁抽心不茂矣耨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頂根

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始高而結穗長

佃者鋤鋤皆削草器撥以手拾去餘草塗以泥壅蔽

田皮既撥則洩去多水留少水在田夾泥為塗塗時

以手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上水灌之禾

心宿水既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水又助潤滋潤

氣矣蓋耨至此除草已盡物不能再假力不可再加

然意外之虞而保其無也○玄扈先生曰至哉言

矣鋤棉鋤桑斷其橫根皆此理也說者謂種樹不實

斷其直根非也正宜留直根去橫根耳但樹大者宜

漸去

如是而猶存者可不畏夫此又申言蕞莠之難

去可畏之甚也蓋惡

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

遺於地忽不覺其蔓矣

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

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獲矣燥則多損侵以成腐此言

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必在日色中始放雨

久則閉其竅而不花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者皆

概穀之患也及其成穀將獲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

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致成之病也陰晴

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此猶不得故可貴之

自盡况以委之蕪蕪而求其不敗也可乎

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而

農也如之何不力此總結通意蓋穀不足則食

不足食不民之所天不遂物

農本

平露

之可貴如此苟非  
時調護

河以衛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